诗路放歌

红旗渠

♣ 远 方

红旗渠
我该怎样赞美你
在你的铮铮铁骨面前
什么样的语言都苍白无力
我只能像一个虔诚的信徒
膜拜你
走近你
屏住呼吸

抚摸着你的每一寸肌肤
聆听着你的每一声细语
我试图穿透眼前的浓雾
去激荡你心中
不屈的呐喊
不老的传奇

我仿佛看见
赤日炎炎下哭泣的土地
我仿佛看见
握紧的拳头铿锵有力
我仿佛看见
数万支铁钎镐头擎天举起
我仿佛看见
数万辆手推车上
鲜艳的红旗

我听见了
我听见劳动的号子冲天响起
我听见了
我听见滚滚的敲击声令山岳战栗
我听见了
我听见满天的雪花化作飞舞的汗雨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至死也不后退的坚强身躯

十年磨一剑
渠成鬼神泣
红旗渠
你的血液里流淌着多少英雄的故事
红旗渠
你的骨骼里镶嵌了多少鲜活的躯体
红旗渠
你的伟岸令多少后人肃然敬立
红旗渠
你的风骨把多少华夏儿女唤醒激励

红旗渠
你是一个时代的鲜红印记
红旗渠
你是一个群体挺起的背脊
红旗渠
你是一个国家血与火的永恒记忆
红旗渠
你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竞争力

日夜奔腾的红旗渠啊
你就是另一条黄河逶迤
你就是另一座泰山耸立
你的名字如她们一样响彻环宇
你的生命如她们一样生生不息

千秋岁·重阳抒怀

♣ 杨德本

白云戏岫，阵雁南歌奏。谷仓满，金英秀。山苍枫叶壮，水碧轻舟逗。逢九九，临高更念天边友。

回味人生路，苦尽今甜透。吟盛世，颐长寿。感恩昌“老有”，家国情深厚。晚节守，举杯共饮菊花酒！

父爱如山

且以明月寄相思

♣ 王全忠

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最思念的，乃是我平凡却伟大的父亲。他虽然55岁便英年早逝，但他短暂的一生，却留给了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

父亲王明，1903年出生。家贫没有上学，以种田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又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父亲的特点：庄稼活儿能手、家庭教育楷模、讲故事大王。

父亲在他兄弟中排行老三。一大家子没分家时，他的分工是种田。父亲干什么就会专注什么，因此父亲就成了种田的一把好手。既能熟练使用耧、耙、犁、铡等农具，又会扬场挎布袋，且样样精通。记得少年时父亲教我锄地，叮嘱我要扎好“丁字步”，双脚不能随意挪动，锄过的地脚印得成一条直线。听着虽容易，但我始终锄不好，常常累得大汗淋漓。又记得父亲教我撒肥，他轻车熟路，如天女散花般，片片化肥均匀入土，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是事倍功半。

父亲这娴熟的庄稼活儿手艺，正是来源于他每日的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我们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种地养活。他常常黎明即起，天黑才归，再加上饥荒时代食不果腹，每天都是又累又饿，筋疲力尽，以致不到50岁就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积劳成疾，他逐渐患上气管炎、肺气肿等病，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常常彻夜难眠。加之当时举国困难，村里大食堂每日不过是野菜和稀粥，根本无法调养父亲的疲病之躯。1958年8月2日，劳苦一生的父亲与世长辞，年仅55岁。

尽管父亲短暂的一生经历了贫穷、饥饿、疾病等种种困苦，但我的印象里，父亲永远是那么乐观，从未被困难压倒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是他的口头禅。他还在艰苦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他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惊人，语言表达能力也极强，能够完整无缺、一字不差地背诵很多豫剧唱本，如《辕门斩子》《卖苗郎》等。他还会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三国”故事。每逢雨雪天或农闲时，村里的叔叔大爷都会聚在他身边，吆喝着说：“来一段儿！来一段儿！”于是我家门前和窑洞里，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娓娓动听。我幼年就是在他的故事里成长，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的形象是那么高大，令我崇拜和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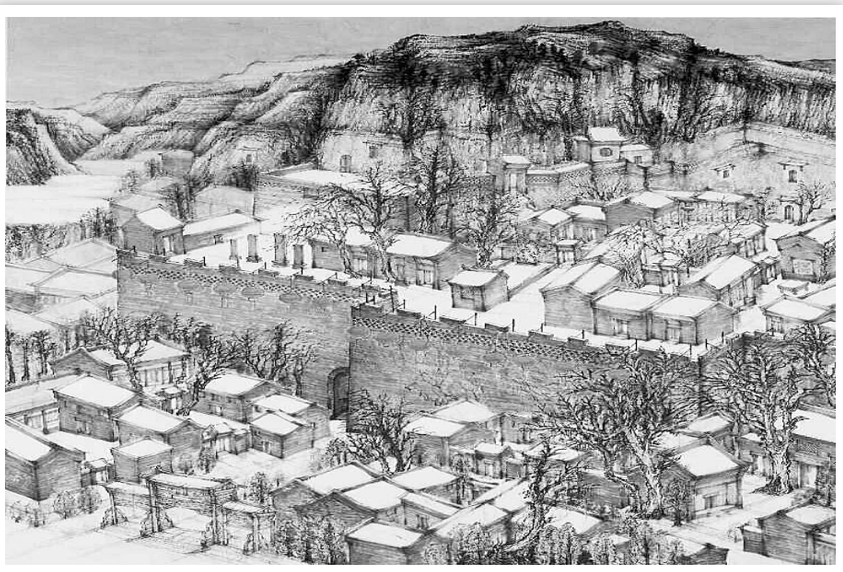
也许就是这一场又一场热闹的“故事会”，是父亲在疲惫不堪的农活间隙的精神享受和身体休憩，是他无数的苦日子里那微薄的“甜点”。让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仅给别人带去了快乐，也给自己带去了无限的满足和享受。

父亲虽然大字不识，却有远见卓识。无论家境如何困难，他都坚定地支持我们兄弟读书。我清楚地记得：只要到开学时间，我们上学所需用的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当当。我小学毕业时个头已经长高，能帮父亲干活了。村里人就多次给父亲建议：“你身体不好，让孩子别上学了，在家帮帮你吧！”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坚定不移地说：“孩子才智不错，愿意读书还是让他继续读吧！”父亲的高瞻远瞩让我们都相继成才，弟弟后来还成为国家科技带头人。

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他却用一生的言语和行为，告诉了我们做人的准则：“勤有功，戏无益”；他要我们“百善孝为先”，告诫我们与人为善、富有爱心；他让我们乐观处事，知足常乐……父亲倡导的良好家风，影响了我们家几代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们家的孙辈儿都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出来，捐给了灾区百姓。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个甲子了，但父亲的精神和影响却从未离开过我们。在这又一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以明月寄托我们儿女们的相思之情，遥祝父亲天堂安好。

览诗雅兴图（国画） 王学俊



度年袖香（国画） 席明亮

新书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姜 涛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首提“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那山，那水》一书以浙江湖州安吉余村为基点，延展至安吉、湖州乃至全浙江，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生动反映余村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指引下，坚定不移地举生态旗、打生态牌、走生态路，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出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路子，也写出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平凡百姓、基层乡村的动人故事，写出了改革转型之痛，观念改变之难，以此展现“两山”重要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生命力，凸显安吉余村在“美丽浙江”“美丽中国”建设中的样本意义，以十三个章节的洋洋洒洒的文字，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高瞻远瞩的一句话，那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也给中国和世界文明社会托起了一座新的天堂——田园里的都市。

每逢佳节

月到中秋分外明

♣ 郭扬华

中秋月儿圆，人也要团个圆。这既是收获季节欢庆的理由，也是春节之后漫长的族亲相聚的慰藉。这种文化现象，我到中原文化的腹心工作后，感触尤深。

中秋于我并无特别的记忆。我的家乡处在江汉平原向鄂西山脉的过渡地带当阳，楚文化的核心地带。当阳人似乎不太重视中秋，尤其是乡村，没有城里人特别是中原地带热闹。前些年中原地区中秋节的月饼之风，蔚为壮观。引发的月饼价格攀升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与乡党说起这事，大伙说真是“疯了”。其实这异化的商业行为，已没有了中秋本原的文化内涵，连“文化搭台，经贸唱戏”都算不上，倒滋生不少社会腐败。

当然，中秋毕竟是个大节，景还是要应的，月饼也还是要吃的。早些时候，家乡人都是自己做月饼，后来也到附近的小商店买些散装月饼。中秋那晚，忙完一天农活，一家人围在一起尝一尝。倘若天空晴朗，月亮耀眼时，就搬把椅子坐在屋门口，望一望星空，说些不咸不淡的话，一个中秋就这样给打发了。现在有点钱了，也开始向城里人学，到镇上或县城买几十元的盒装月饼，味道自然比自家做的和买的散装月饼要好。来了客人也很有面子，串门送亲戚，也很有底气。

我离开家乡久了，好多年中秋都是在外地过的。从长坂坡到鸣凤山、夷陵城至江城、津沽复又中原、长江而黄河……人生羁旅，道途艰辛，使我多了些忙碌，少了些情怀。各地中秋的繁简差异，也让我有些茫然。

月饼是形式，意义是圆满。追求圆满是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中秋月圆则是人们对人事圆满的期盼。月圆月缺，追求圆满的心志亘古不变。伴随月亮变成清晖散去，留下的是丝丝缕缕的惆怅、牵挂和思念，是“人有悲欢离合”的无奈。年年岁岁，这悲悯无助的情怀，就寄托于“月到中秋分外明”的特别日子，寄托于传说中月宫里的嫦娥和寂寞的广寒宫……

从志学之年到平头甲子，漂泊的游子，应该打马还乡，看一看故乡的明月，看一看日渐苍老的亲人……

城市地理

依稀人摘雨中茶

♣ 苏 湲

当你忧伤黯然，思念压抑心头时；当你极度疲惫，想恢复一下心情时，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泡上一杯茶，看着落日独自慢慢品味，让无限的思绪飘向遥远。冲泡后的普洱茶，一芽两叶，鹅黄透红，宛若蜻蜓点水时颤动的双翼。茶汤金黄，滋味浓醇回甘，弥久不散，仿佛深刻在记忆中的爱情片段。叶子在水中绽放，裹在柔嫩鲜艳的色彩中，带着悦人的意味。这难免让人产生好奇，那带着色彩、味道和暖意的植物，究竟生长在怎样的自然环境中？假如凭空想象，一定会让你的脑细胞因此而死伤无数。

2017年春，我随朋友一行人，来到西双版纳曼迈考察。这里海拔并不是很高，茶山多在2000米上下，高温多雨、四季常青，具有“长夏无冬，一雨成秋”的特点。这里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区域，具有1700年多年种植茶和利用茶的古老文化，也被举世公认为普洱茶的发祥地。

初登布朗山时，我还真是为之激动。凝视着向远处层层推进的古老茶园，我不禁肃然起敬，泪眼婆娑。置身于这奇巧百出、浩瀚苍莽的绿色植物中，在这万籁无声的荒野里，让自己与世界万物合为一体，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怎么会有这种体味？

一群鸟从头顶掠过，发出银铃似的回声。它们飞得很快，可以听到翅膀迅疾的扑打声。它们的羽毛被阳光涂上一层亮彩，片片闪光瞬间遮蔽了蓝天。我极目送它们远行，却被两棵大叶榕树阻挡了视线。它们高耸入云，遮天蔽日，为目力所不及。各种藤类植物在树下盘根错节，然后爬上树干在树枝间攀缘，寻找着各自的方向，最终直达顶梢。顺树而下的众多气根，相互交缠，盘于大树根部，扎入泥土，形成巨大的丛生状支柱根。它们是大山的统治者，具有王者风范——威严森然、遗世独立。

在这蓊郁叠翠、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隐藏有众多珍稀动植物。仅高等植物就有3500多种，它们相互依附生长，四处蔓延，形成一个奇特的“植物王国”。其中古生代和中生代的蕨子植物、裸子植物就有30多种，它们被称为上亿年的植物化石。

这一带山山有茶树，且是“生于大树荫下”的混林生态古茶园。古茶树的生长环境远离人类居住地，莫不山高谷深、云雾萦绕、清幽纯净，而且没有遭到现代文明的污染。所谓古树茶，一般指古树普洱茶，它代表云南普洱茶的最高品质。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有13个少数民族，傣族是最大的族群，另有布朗、哈尼、彝、基诺、拉祜等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古朴原始，曾世世代代以捕猎为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近些年来，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百年古树茶的价格一路飙升，从而使村民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尤其是号称“茶王”的老班章茶，片片叶子似真金白银，一夜之间把巨额财富送给了家家户户。

入夜，我回想着连日来的感受，在不知不觉中入眠。黎明时雷声轰鸣，暴雨如注，惊扰了我的梦。雨止了，我隔窗望向茶山，惊奇地发现茶树未眠，正在雾中抽芽发育，生机勃勃，美到了极致。不久，有人上山采茶了，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又有三三两两的男人和女人上山来，他们很快便消失在林木中。远远望去，依稀看到他们正在枝头采摘嫩芽的身影，雨滴湿润了他们的脸颊。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画面恬静从容。我跑出户外，沿着崎岖泥泞的山路走去，不要思维只要感官。春天的布朗山，细雨蒙蒙，百鸟争鸣，生命的印痕难以磨灭。那永远不能摧毁的林木间散发着馨香，诱惑着我一步步向着顶峰攀登。

郑风精品
扫一扫二维码
可阅读本文朗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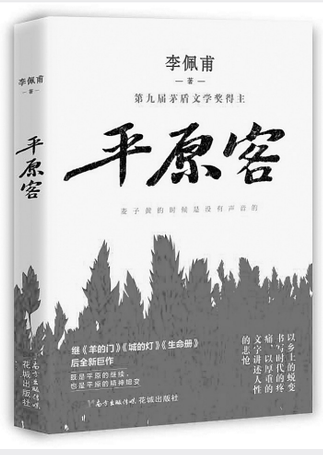
千秋岁·重阳抒怀

♣ 杨德本

白云戏岫，阵雁南歌奏。谷仓满，金英秀。山苍枫叶壮，水碧轻舟逗。逢九九，临高更念天边友。

回味人生路，苦尽今甜透。吟盛世，颐长寿。感恩昌“老有”，家国情深厚。晚节守，举杯共饮菊花酒！

连 载



细看，校长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虽然鬓角处有白发，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一张古铜色的脸像丘陵一样，却也棱角分明，三道抬头纹呈沟状，似有老日头晒出的底子。牙根上有陈年黑渍，那一定是吸烟过多的缘故。这人个儿虽不高，但气宇轩昂，两眼放射出逼人的光芒。他穿一件对襟的、手工缝制的、有双排盘式布扣的白棉布上衣，下边是牛仔裤，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脱在门外的那双是旧的，这是一双新的）。如果单从面相上看，他的底版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特别是口音，是梅陵老东乡特有的，四、十不分，那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东西。

也许，见刘金鼎浅浅地坐在沙发的边沿上，欠着个屁股，神色不安的样子，让他陡然生出了怜爱之心。校长突然指着刘金鼎说：“多好的孩子呀。之长，咱老家的孩子，你别给带坏了。”

谢之长说：“也就是看看老舅。让金鼎认认他舅姥爷的门儿，没拿啥。”

校长沉着脸，想了想，又摆了一下手，说：“酒，咱中午把它喝了！烟就不说了。记住，没有下次了。”

谢之长说：“中午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吧？你忙。”

校长喝道：“胡说！老家来人了，我连顿饭都管不起么？”

谢之长说：“也不是。你太忙……”

校长说：“不是要说孩子上学的事么？就在这儿吃。敢走，下次就不要来了。”

气氛缓和下来了。刘金鼎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校长虽执意要请老乡吃饭，可他看了一下表，却说：“抱歉，内人不喜欢热闹。走，咱去外边吃。”

后来，在去吃饭的路上，谢之长告诉刘金鼎说：“别看校长平易，人家可是大官！”尔后又贴近他的耳朵，悄悄说：“惧内。怕老婆。”

饭是在“农科大”小食堂里吃的。小食堂里有几个包间，校长随便挑了一个，领着他们走进去。尔后，由校长请客，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很简单：一个油炸花生米，一个五香猪蹄，一个鱼香肉丝，一个葱爆羊肉，还有一个酸辣鸡蛋汤，主食是两碗米饭外加一碗面。校长说，他还是喜欢吃面，筋道。待菜上齐的时候，校长举起筷子，说：“都别拘束，开吃。”接着，他又补充说：“之长，把酒打开，喝了它。不过，内人有交代，我酒量不大，不能超过二两。”

然而，当酒喝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二两的问题了。谢之长很会敬酒，他敬的每一杯都是有理由的……喝着喝着，校长的话匣子打开了。校长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我吃什么？每天一个‘汉堡’，就一个‘汉堡’。饿得我前心贴后心。没办法，每天因在实验室里，饿极了的时候，我偷吃过实验室里育的麦苗……”

喝到一定的时候，校长醉眼惺忪，突然指着刘金鼎说：“我就一个女儿。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就好了。”

这时，谢之长不失时机地说：“这就是自家孩子，认你门下吧。回头让他多来看你，有啥事，你就吩咐他。”

此刻，刘金鼎赶忙站起，说：“不能让校长再喝了。”说着，他先是走到包间的门边，从盆架上取了一条毛巾，又从热水瓶里倒了一些热水，拧出一条热毛巾，叠成方块，双手捧着递给了校长。待校长擦了把脸，他又接过毛巾，退回身子，再一次来到校长身前，双手递给他一个牙签。这一切他都是悄没声做的。

校长说：“金鼎是吧？”

刘金鼎说：“小时候，我爹托人给我掐过八字，说我五行缺金，给我起名刘金定。这刘金鼎，是后来我自己改的。”

校长说：“哦，金鼎，重器呀。好。我记住了。”

七

这个日后被刘金鼎称作“大贵人”的，还真不是一般人物。

刘金鼎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很多“闪光”的头衔：留美博士，“农科大”副校长，首席小麦专家，农业部专家组顾问，国家“863”计划评委等等。四年后，刘金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了。那年他四十七岁。

据说，由于他口碑好，又是国内难得的专家型“人才”，有人预言，他还会往上走。

这人叫李德林，梅陵人氏。每每打电话的时候，自称：老李。

刘金鼎自从遇上老李之后，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他人生的每一步，与李德林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当刘金鼎当上黄淮市的常务副市长时，他不再称“校长”了，改称“老师”，恭恭敬敬的。

“老师”并没有教过他。“老师”是搞“基因工程”的，而他在“农科大”读的是“农机系”。他只是在阶梯教室里听过老师的大课，讲的是“遗传基因”，他没听懂。

说实话，刘金鼎不喜欢“农机”，他压根儿也没想读这个“农业科技大学”。可他是“保送”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当年，当他第二次见到老李的时候，李德林曾经问过他：“想读什么专业？”他嗫嚅的，他不知道读什么好。李德林手一挥说：“读‘农机’吧，国家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农科大”这四年，他可以说是一天天熬过来的。功课方面，由于他人聪明，虽然不喜欢，也都还过得去。在这四年里，他倒是读了很多小说。比如《林海雪原》里那个“小白茹”，那暧暧昧昧的情愫是他非常喜欢的，有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他的“梦中情人”；还有那个被小白茹追求的“203首长”，他特喜欢这个叫法，“203”，多神气呀！比如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甚至在文字里闻到了女人的香气。当年，这还是一本禁书，是同学们之间相互传着看的，让他看得欲火中烧，半夜在操场上跑了好几圈。比如《九三年》，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造成了巨大的失败。可当失败来临的时候，那个老侯爵，立在战船的一角，炮弹在身边滚来滚去，那种面对失败时的镇静，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真是个老贵族啊！比如《蓬皮杜传》，一个法国的中学教师，就因为口才好，后来居然成了总统……一直到多年后，他才明白，上大学时，他读的不是“农机”，他读的是“人生”。

那时候，他倒是很想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可“农机系”没有一个漂亮姑娘。也许是读小说把他的“标尺”读高了。在他眼里，“农机系”的那些女大学生，一个个都长得歪瓜裂枣的。偶尔，他会想起王小美，想起洧川中学那些相互递“纸条”的日子，很美妙呀。可是，他打听不到王小美的消息。

谢之长倒是有到“农科大”来过几次，他是想托校长给帮着联系些花卉生意。可每次都被校长给“撅”回去了。校长一口回绝，毫不客气地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里是大学！”私下里，谢之长曾对刘金鼎发牢骚：“这个老李，当这么大的官，一点忙也不帮。”